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高僧傳卷二十四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馬啟泰

謄錄監生臣許祖悅

欽定四庫全書

宋高僧傳卷二十四

宋釋贊寧撰

讀誦篇第八之一

正傳二十一人附見三人

隋行堅傳

釋行堅者未知何許人也常修禪觀節操惟嚴偶事東
遊路出秦山日之夕矣入嶽廟謀之度宵令曰此無別
舍唯神廊廡下可以然而來寄宿者必懼暴死之殃吾

師籌之堅曰無苦不得已從之為藉藁於廡下堅端坐
誦經可一更聞屋中環珮之聲須臾神出衣冠甚偉部
從焜煌向堅合掌堅曰聞宿此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
神曰遇死者特至聞弟子聲而自死焉非殺之也願師
無慮堅固延坐談說如食頃間因問之曰世傳泰山治
鬼寧有之邪神曰弟子薄福有之豈欲見先亡乎堅曰
有兩同學僧已死願得見之神問其名曰一人已生人
間一人在獄受對不可喚來師就可見也堅聞甚悅因

起出不遠而至一處見獄火光焰甚熾使者引堅入牆
院中遙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語形變不可復識
而血肉焦臭令人傷心堅不忍歷觀愍然求出俄而在
廟廡下復與神坐如故問曰欲救同學有得理邪神曰
可能為寫法華經必應得免既而將曙神辭僧入堂旦
而廟令視堅不死怪異之堅去急報前願經寫裝畢賁
而就廟宿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來意以事告之神
曰弟子知己師為寫經始書題目彼已脫免今生人間

也然此處不潔不宜安經願師還送入寺中言訖天曉
辭決而去則大業年中堅居處不恒莫知終畢

隋天台山法智傳

釋法智者不詳何許人也髫年離俗應法升檀松直凌
空玉堅絕汙凡百講肆靡不留神晚歲以逕直之門莫
如念佛每謂人曰我聞經言犯一吉羅歷一中劫入于
地獄可信又聞經說一稱阿彌陀佛滅八十億劫生死
重罪則未之信人難云何故生大邪見俱是佛言急須

念佛久則三昧現前乃於國清寺兜率臺上晝夜精勤
念佛忽預辭道俗云生西方去令親識為吾設齋終日
於中夜無疾而化時有金色光明來迎照數百里江上
船中謂言天曉遲久方明始知智之往生矣

唐京兆禪定寺慧悟傳

釋慧悟未詳氏族隱太白山中持誦華嚴經服餌松朮
忽於一時見一居士來云相請居士騰身入空令悟於
衣襟中坐攝以飛行至一道場見五百異僧翔空而至

悟庵就末行居士語曰師受持華嚴是佛境界何得於小聖下坐遂却引於半千人之上齋訖居士曰本所齋意在師一人雖有五百羅漢來食皆臨時相請耳齋訖遂送還本處有如夢覺即高宗永徽年中也

唐京兆大慈恩寺明慧傳

釋明慧不知何許人也簡默恭己約志蠲明耐乎寒餒誓求大乘精進之鎧介躬睡眠之魔退跡是以初中後夜念誦經行時玄奘三藏在京兆北坊部玉華宮翻大

般若經畢麟德元年示滅其夜子時慧旋遶佛堂忽見
北方有白虹四道從北亘南橫跨東井直勢貫慈恩塔
院歷歷分明慧心怪焉即自念曰昔如來滅度白虹十
二道從西貫于太微於是有雙林之滅今有此相將非
玉華法師有無常事邪申旦向衆述其所見衆咸怪之
至九日凶問至京正符所見慧彌增篤勵老而無懈未
知終所

唐太原府崇福寺慧警傳

釋慧警姓張氏祁人也少而聰悟襁褓能言二親鞠愛
鄰黨號為奇童屬新譯大雲經經中有懸記女主之文
天后感斯聖剏酷重此經警方三歲有教其誦通其舍
嚼紆鬱調致天然也遂徹九重乃詔諷之帝大悅撫其
頂勅授紫袈裟一副後因出家氣貌剛介學處堅固充
本寺上座拯頓頽綱人皆畏憚或於街陌見二衆失儀
用招譏醜必議懲誠斷無寬理後修禪法虛室生白終
時已八十餘齡矣九子母院有遺影并賜紫衣存焉

唐太原府崇福寺崇政傳

釋崇政侯姓本府人也幼齡敏達固願出家誦經通一千餘紙者宿歎賞謂之為經藏焉神氣沈約儀容整麗秀眉廣目挺志高奇雖通羣籍所精者俱舍論相國王公縉躬請政宣講于時談叢發秀美曲流音屬聽無厭雖移辰歷晷謂如食頃焉其剖判尤長無得形似矣代宗皇帝下詔徵為章信寺大德稱疾不赴終于本院春秋五十八云

唐太原府崇福寺思睿傳

釋思睿姓王氏太原人也夙通禪理復貫律宗慈悲仁讓忤無愠容睿素嬰羸瘵乃立志法筵專祈藥王恪勤不懈尋見感徵忽心力勇銳辯猶餅注因誦十輪經日徹數紙翌日倍之後又倍之自爾智刃不可當矣開元中杖錫嵩少問道時義福禪師禪林密緻造難其人一言相入若石投水既飲甘露五載而還趺坐居定日不解膝遠邇擊問求其玄理如堵牆焉春秋六十六卒于

所住院

系曰誦經不貴多要在神解慧警三歲通大雲經差為
奇俊崇政終通千紙得力在乎不奉詔赴章信新寺睿
公諷徹十輪後咨禪道故經偈云雖誦千章不如一句
者如渡溪杖策到岸必捨焉

唐上都青龍寺法朗傳

釋法朗姑蘇人也稟質溫潤約心堅確誦觀音明呪神
效屢彰京闕觀光人皆知重龍朔二年城陽公主有疾

沈篤尚藥供治無所不至公主乃高宗大帝同母妹也
友愛殊厚降杜如晦子荷荷死再行薛瓘既疾綿困有
告言朗能持祕呪理疾多瘳及召朗至設壇持誦信宿
而安賞賚豐渥其錢帛珍寶朗迴為對面施公主奏請
改寺額曰觀音寺以居之此寺本隋靈感寺開皇三年
置文帝移都多掘城中陵園塚墓徙葬郊野而置此寺
至唐武德四年廢至此更題額朗尋終于此寺焉

唐河東僧街傳

啓芳
圓果

釋僧銜并州人也本學該通解行相副年九十六遇道
綽禪師著安樂集講觀經始迴心念佛恐壽將終日夜
禮佛一千拜念彌陀佛八百萬徧於五年間一心無怠
大漸告弟子曰阿彌陀佛來授我香衣觀音勢至行列
在前化佛徧滿虛空從此西去純是淨土言訖而終時
有啓芳法師圓果法師於藍田縣悟真寺一夏結契念
阿彌陀佛共折一楊枝於觀音手中誓曰若得生佛土
者願七日不萎至期鮮翠也又夢在大池內東面有大

寶帳乃飛入其中見僧云但專念佛並生此也又見觀音垂脚而坐啓芳奉足頂戴見一池蓮華彌陀佛從西而來芳問佛曰閻浮衆生依經念佛得生此否佛言勿疑定生我國也且見極樂世界平坦如鑑娑婆世界純是山川音樂寶帳直西而去有一僧名法藏御一大車來迎芳見自身坐百寶蓮華成等正覺釋迦牟尼佛與文殊讚法華經復見三道寶階向西直往第一道階上並是白衣第二階有道俗相叅第三階唯有僧也云皆

是念佛人往生矣芳果二師躬云已見云

唐荊州白馬寺玄奘傳

釋玄奘江陵人也通大小乘學尤明法華正典別是命家自五十載中日誦七遍嘗因淨室焚香感天人來傾聽齋講之時徵祥合沓與道俊同被召在京二載景龍三年二月八日孝和帝於林光殿解齋時諸學士同觀盛集奘等告乞還鄉詔賜御詩諸學士大僚奉和中書令李嶠詩云三乘歸淨域萬騎餞通莊就日離亭近彌

天別路長荆南旋杖鉢渭北限津梁何日紆真果重來
問帝鄉中書舍人李又云初日承歸旨秋風起贈言漢
珠留道味江璧返真源地出南關遠天迴北斗尊寧知
一柱觀却啓四禪門更有諸公詩送此不殫錄笑歸終
本寺焉

唐成都府靈池縣蘭若洪正傳

守賢

釋洪正俗姓常氏未詳何許人也居于岷蜀間蘭若往
因有疾所苦沉綿從復平寧發誓恒誦金剛般若經日

以二十過為准精持靡曠時鄰僧守賢夜坐見二鬼使
手操文牒私相謂曰取攝僧洪正一使曰為其默念般
若傍有大奇荷護無計近得又患責限遲延今別得計
見有直府東門者姓常又與僧同名復曾為僧來共你
攝去以塞違殿也守賢聞之驚異且志其事明日密問
門子常洪正已死守賢先持彌陀經後改業焉洪正後
不測其終

系曰寧有同名異實者可互死耶業不可移此可移也

與其俗巫畫肖己形言可以代衰厄同也通曰琰摩王或是菩薩以同名善者則捨不善者攝之此或是罪霜倏晞正增年壽故得捨旃又其惡器方滿復當終期故斯取也苟以互實而取者行教化焉捨斯之外非常理所能知也已

唐沙門志玄傳

釋志玄者河朔人也攻五天禁呪身衣梟麻布耳行歷州邑不居城市寺宇唯宿郊野林薄玄有意尋訪名迹

至絳州夜泊墓林中其夜月色如晝見一狐從林下將
髑髏置之於首搖之落者不顧不落者戴之更取芣草
隨葉遮蔽其身逡巡成一嬌婉女子渾身服素練立于
道左微聞東北上鞍馬行聲女子哀泣悲不自勝少
選乘馬郎遇之下馬問之曰娘子野外深更號咷何至
於此耶女子掩淚紿之曰賤妾家在易水前年爲父母
聘與此土張氏爲婦不幸夫壻去載天亡家事淪薄無
所依給二親堂上豈知妾如此孤苦乎有一于此痛割

心腑不覺哀而慟矣妾思歸寧其可得乎郎君何怪問之乘馬郎曰將謂娘子哀怨別事若願還鄉某是易定軍行為差使迴還易水娘子可乘其麤乘女子乃收淚感謝方欲攀踏次玄從墓林出曰君子此女子非人也狐化也彼曰僧家豈以此相誣莫別欲圖之乎玄曰君不信可小住吾當與君變女子本形玄乃振錫誦胡語數聲其女子還為狐走而罽羆草蔽其身乘馬郎叩頭悔過非師之救幾隨妖死玄凡救物行慈皆此類也

唐鳳翔府開元寺元皎傳

釋元皎靈武人也有志操與衆不羣以持明為己務天寶末玄宗幸蜀肅皇於靈武訓兵計尅復京師為物議攸同請帝即位改元至德及二年返轅指扶風帝素憑釋氏擇清尚僧首途若袂除然北土西河所推皎應其選召入受勅旨隨駕仗內赴京尋勅令皎向前發至于鳳翔於開元寺置御藥師道場更擇三七僧六時行道然燈歌唄讚念持經無敢言疲精潔可量也忽於法會

內生一叢李樹有四十九莖具事奏聞宣內使驗實帝
大驚喜曰此大瑞應四月十八日檢校御藥師道場念
誦僧元皎等表賀答勅曰瑞李繁滋國之興兆生在伽
藍之內足知覺樹之榮感此殊祥與師同慶皎之持誦
功能通感率多此類加署內供奉焉

唐京師千福寺楚金傳

釋楚金程氏之子本廣平郡今為京兆之藍屋人也母
高氏夜夢諸佛因而妊焉生實法王之子也行素顏玉

神和氣清七歲諷誦華十八通其義三十構塔曰多寶
四十入帝夢於九重玄宗觀法名下見金字詰朝使問
罔不有孚于時聲騰京輦遂慕人構塔累級而成有同
反掌嘗於翠微悟真禪蘿靈趾乃曰此吾棲遁之所遂
奏兩寺各建一塔咸以多寶為名此外吟詠妙經六千
餘徧寶樹之下髣髴見於分身靈山之中依俦覲於三
變心無所碍舌流甘露瑞鳥金碧棲於手中天樂清泠
奏于空際凡諸休應皆不有之乃曰法象王之法駕迴

人主之宸睠承明三入揚法六宮后妃長跪於御筵天
華分散而不著明皇題額肅宗賜幡豈榮冠於一時亦
庶幾於佛在也以乾元二年七月七日子時右脇示滅
焉薪盡火滅雪顏如在昭乎上生於安養之國矣春秋
六十二法臘三十七天子憫焉中使弔焉勅驃騎大將
軍朱光暉監護即以其法葬于城西龍首原法華蘭若
塔之初金髻年寫法華經不衣縑繒寒加艾納而已弟
子慧空法岸浩然皆隨象王之子也紫閣峯草堂寺飛

錫碑文吳通微書至貞元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左街功德使開府邠國公竇文場奏千福寺先師楚金是臣和尚於天寶初為國建多寶塔置法華道場經今六十餘祀僧等六時禮念經聲不斷以歷四朝未蒙旌德勅謚大圓禪師矣

唐台州湧泉寺懷玉傳

釋懷玉姓高丹丘人也執持律法名節峭然一食長坐蚤虱恣生唯一布衣行懺悔之法課其一日念彌陀佛

五萬口通誦彌陀經三十萬卷至天寶元年六月九日
俄見西方聖像數若恒沙有一人擎白銀臺從窗而入
玉云我合得金臺銀臺却出玉倍虔志後空聲報云頭
上已有光暈矣請跏趺結彌陀佛印時佛光充室玉手
約人退曰莫觸此光明至十三日丑時再有白毫光現
聖衆滿空玉云若聞異香我報將盡弟子慧命問師今
往何刹玉以偈云清淨皎潔無塵垢蓮華化生為父母
我修道來經十劫出示閻浮厭衆苦一生苦行超十劫

永離娑婆歸淨土玉說偈已香氣盈空海衆徧滿見阿
彌陀佛觀音勢至身紫金色共御金剛臺來迎玉含笑
而終肉身現在後有讚云我師一念登初地佛國笙歌
兩度來唯有門前古槐樹枝低只為挂銀臺一云是台
州刺史段懷然詩也

唐宛州秦嶽大行傳

釋大行齊州人也後入泰山結草為衣採木而食行法
華三昧感普賢現身行自歎曰命且無常必歸磨滅未

知來世何處受生遂入藏內信手探經乃獲西方聖教
遂專心思念阿彌陀佛三七日間於半夜時忽觀瑠璃
地心眼洞明見十方佛猶如明鑑中像後時詔行入內
宮寢於御殿勅賜號常精進菩薩受開國公乃示微疾
右脇而終葬後開棺見儀貌如生異香芬郁焉

唐洛陽廣愛寺亡名傳

釋亡名滎陽人也居止洛中廣愛寺以精習毗尼慎防
戒法避其譏醜罕有缺然上元中東歸寧省路及滎陽

道宿于逆旅方解囊脫屨欲澆水盥塵次有僧至頗見
貌剛而率略與律師並房安置其後到僧謂主人曰貧
道遠來疲頓餒乏主人有美酒酤滿罍梁肉買半肩物
至酬直無至遲也主人遽依請辦僧飲啖之都無子遺
其律師呵之曰身披法服對俗士恣行飲啖不知慙赧
其僧不答初夜索水盥漱端身趺坐緩發梵音誦華嚴
經初舉題目次言如是我聞已下其僧口角兩發金色
光聞者垂泣見者歎嗟律師亦生羨慕竊自念言彼酒

肉僧乃能誦斯大經比至三更猶聞誦經聲聲不絕四
帙欲滿口中光明轉更增熾徧於庭宇透於窗隙照明
兩房律師初不知是光而云彼客何不息燈損主人油
燼律師因起如廁方窺見金色光明自僧之口兩角而
出誦至五帙已上其光漸收却入僧口夜將五更誦終
六帙僧乃却卧須臾天明律師涕泣而來五體投地求
哀懺過輕謗賢聖之罪律師喜遇異人後加勤苦卒成
高名莫知終地

唐成都府雄俊傳

釋雄俊俗姓周成都人也善講說無戒行所受檀信非法而用且多狡詐唯事踈狂又經反初服入軍壘而因逃難還入緇行大歷中暴亡入冥見王者訶責畢引入獄去俊抗聲大呼曰雄俊儻入地獄三世諸佛即成妄語矣曾讀觀經下品下生者造五逆罪臨終十念尚得往生俊雖造罪不犯五逆若論念佛莫知其數佛語若有可信暴死却合得迴與雄俊傳語云若見城中道俗

告之我已得往生西方言畢承寶臺直西而去

系曰一念憶識自身稱佛名不少垂入獄而還返者以
強善心而轉弱惡故是故行人須知口誦莫如心持往
生淺力當如是學也俊語流出民間必死者重蘇傳此
語也

唐吉州龍興寺三刀法師傳

釋三刀法師者本姓曹廬陵人也天然之性嗜於蔬食
羈貫成童志願出家于時自江以西從安史之亂南方

不寧多事土扶故強兼弱兵革未休大歷七年十一月
廣州呂大夫被翻城奉洪州路嗣恭牒吉州刺史劉寧
徵兵三千人同收番禺法師舊名伯連其為人也強倨
而貌惡且心循良恒持誦金剛經以筒盛經佩之于身
誓不婚娶然不揚此善于他惟密行愈至無何被括為
軍呈閱之時又選充行營小將非其所好遂亡命焉時
徵兵頗急牒諸處要害捕逐於本州洋口擒送劉寧令
於朱木橋處死三下刃俱折劉怪問之遂言素志捨家

恒持經法如斯怯懦恐衄軍威是以亡耳問經何在曰
被獲時遺墜遂令搜取果數百步外得之竹筒有刃痕
而幾絕劉拱手稱歎久之乃縱其為僧奏聞勅下本道
號三刀法師配本郡龍興寺後加精進卒于住所

唐湖州法華寺大光傳

釋大光俗姓唐氏生于邑之安吉也母梅氏寄孕而夢
協靈祥在娠乃惡葷臭焉既誕能言不為戲弄未齒之
歲思求佛乘矣願念法華三月通貫經聲一發頑鄙草

心及遂出家而尋登戒西遊京邑朝見肅宗帝召對禁
中拱而歎曰昔夢吳僧口持大乘五光隨發音容宛若
適朕願兮因賜名大光屬帝降誕節齋于定國寺因賜
墨詔許天下名寺意往者住持令中官趙溫送于千福
寺住持經道場其誦經作吳音遼遼通於聖聽帝甚異
其事令中官而宣諭焉後居藍田精舍先期而寺僧夢
天童來降曰大光經聲通于有頂光一日宴坐自見神
手從天而下撫其心乃憶先達抱玉大師嘗誌斯言令

高其法音當有神之輔翼又別夕夢神僧乳見於心命
光口吮自爾功力顯暢形神不勞又尋山探幽偶墜窮
谷龍泉莫測淪溺其間心靈了然都無惑亂因思本經
多寶塔為誠願持此支品十萬遍恍然奮身脫泉若有
神捧焉後詔住資聖寺此寺趙國公長孫無忌宅龍朔
二年為文德皇后追福造長安七年遭火蕩盡唯於灰
中得數部經不損一字以事奏聞百姓捨施數日之間
已盈鉅萬遂再造其寺光覽此經倍加精進後以偏感

有親在吳未答慈力表乞歸省養詔旨未允遂生有妄
之疾策蹇強力將投于淵驢伏不前羣烏拂頂心既曉
覺疾亦隨瘳乃以經頂荷行道忽有詔許還既止烏程
構營寶塔日持華偈成報往願焉永泰元年浙西廉使
韋元甫表請光為六郡別勅道場持念之首大歷癸丑
歲顏魯公真卿領郡相國李紳父為烏程宰紳末期歲
乳病暴作而不啼不鑒者七辰召光至命乳母洗滌焚
香乃朗諷經分別功德品遂超席而坐拱手開眸光授

飲杯水令強乳哺之疾乃徐愈光笑而謂曰汝何願返
之過速乎因以光名易紳小字貞元中紳重遊雪上泊
舟之次光早遲佇于溪側而笑言戲撫之若稚孺焉後
紳刺于吳興飲醉于館光引宿於道場夜分將醒白光
滿室朗然若晝往覘光公宴坐梵音方作光起門面如
開毫相經音向息光色隨歛紳歸京相辭光曰汝得徑
山之言吾則無以為諭行矣自愛去留有時他日位處
廟堂以教法為外護乎永貞元年十二月黑月既夕示

滅于持經道場獸嘯鳥墜山水驚振異香芬馥信宿不
消刺史顏防深愴悼之光一納四十歲無浣濯而戒香
鬱然一飯七十載徵驗絕多故相李公紳素於空門寡
信頗規僧過而敦重光公自著碑題云墨詔持經大德
神異碑銘布衣楊夔書云

唐荊州天崇寺智燈傳

釋智燈不知何許人也矜莊已行嚴厲時中守護戒科
恒持金剛般若勤不知倦貞元中遇疾而死弟子啓手

猶熱不即入木經七日還蘇云初見冥中若王者以念
經故合掌降階因問訊曰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勉出生
死因問人間衆僧中後食薤苢仁為藥食還是已否曰
此大違本教燈報云律中有正非正開遮之條如何王
曰此乃後人加之非佛意也遠近聞之渚宮僧至有中
後無有飲水者

系曰小乘尚開食五淨物薤苢非五穀正食也疑其冥
官因機垂誠嫌于時比丘太慢戒法故此嚴警開制實

諸佛常法也非後人加釀焉

宋高僧傳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宋高僧傳卷二十五

宋 釋贊寧 撰

讀誦篇第八之二

正傳二十一人附見五人

唐并州石壁寺明度傳

釋明度不知何許人也經論步學三業恪勤誦金剛般若
若資為淨分慈濟為心迨貞觀末有鵠巢于屋楹乳養
二雛度每以餘粥就窠哺之復呪之曰乘我經力羽翼

速成忽早學飛墮地偕殞度乃瘞之旬餘夢二小兒曰
兒等本受卵生小類蒙上人為養育誦持迴向今轉生
人道距此寺東十里間某家是也度默誌之至十月滿
往訪此家男婦果孿生二子入視之數日遂呼曰鵲兒
一時迴頭應諾歲餘能言皆得成長度未知終所

唐梓州慧義寺清虛傳

釋清虛姓唐氏梓州人也立性剛決桀黠難防忽迴心
長誦金剛般若三業偕齊無有懈怠嘗於山林持諷有

七鹿馴擾若傾聽焉聲息而去又鄰居失火連甍灰燼
唯虛之屋颺燄飛過略無焦灼長安二年獨遊藍田悟
真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泉人力不及遠取於澗挈餅荷
甕運致極勞時華嚴大師法藏聞虛持經靈驗乃請祈
泉即入彌勒閣內焚香經聲達旦者三忽心中似見三
玉女在閣西北山腹以刀子剗地隨便有水虛熟記其
處遂趨起掘之果獲甘泉用之不竭四年從少林寺坐
夏山頂有一佛室甚寬敞人無敢到者云鬼神居宅焉

嘗有律師恃其戒行夜往念律見一巨人以矛刺之狼
狽下山遂巡氣絕又持火頭金剛呪僧時所宗重衆謂
之曰君呪力無雙能宿彼否曰斯焉足懼於是費香火
入坐持呪俄而神出以手擎足投之澗下七日不語精
神昏倒虛聞之曰下趣鬼物敢爾即往彼如常誦經夜
聞堂東有聲甚厲即念十一面觀音呪又聞堂中似有
兩牛鬪佛像皆振呪既亡效還持本經一契帖然相次
影響皆絕自此居者無患神遂移去神龍二年準詔入

內祈雨絕二七日雪降中宗以為未濟時望令就寺更
祈請即於佛殿內精禱并煉一指纔及一宵雨周千里
指復如舊纔遇大水寺屋皆墊溺其院無苦若無滂沒
凡諸異驗皆如此也

唐睦州烏龍山淨土道場少康傳

釋少康俗姓周縉雲仙都山人也母羅氏因夢遊鼎湖
峯得玉女手捧青蓮授曰此華吉祥寄於汝所後生貴
子切當保惜及生康之日青光滿室香似芙蕖迨綳襦

之年眼碧唇朱齒得佛之一相恒端坐含笑時鄉中善相人也目之此子將相之才不語吾弗知也年甫七歲抱入靈山寺中佛生日禮聖容母問康曰識否忽發言云釋迦牟尼佛聞皆怪之蓋生來不言語也由是父母捨其出家年十有五所誦之經已終五部於越州嘉祥寺受戒便就伊寺學毗尼五夏之後往上元龍興寺聽華嚴經瑜伽論貞元初至于洛京白馬寺殿見物放光遂採取為何經法乃善導行西方化導文也康見歡喜

呪之曰我若與淨土有緣惟此軸文斯光再現所誓纔
終果重閃爍中有化佛菩薩無算遂之長安善導影堂
內乞願見善導真像化為佛身謂康曰汝依吾施設利
樂衆生同生安養康如有所證南至江陵果願寺遇一
法師謂康曰汝欲化人徑往新定緣在於彼言訖不見
止有香光望西而去泊到睦郡入城乞食得錢誘掖小
兒能念阿彌陀佛一聲即付一錢後經月餘孩孺喧慕
念佛多者即給錢如是一年凡男女見康則云阿彌陀

佛遂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聚人午夜行道
唱讚二十四契稱揚淨邦每遇齋日雲集所化三千許
人登座令男女弟子望康面門即高聲唱阿彌陀佛佛
從口出連誦十聲十佛若連珠狀告曰汝見佛身即得
往生以貞元二十一年十月示衆囑累止勸急修淨土
言畢跏趺身放光明而逝天色斗變狂風四起百鳥悲
鳴烏龍山也一時變白今墳塔存于州東臺子巖歲久
唯餘方石石傍之土相傳療疾州民凡嬰衆病悉焚香

取土隨服多差石之四隅若車轍焉漢乾祐三年天台
山德韶禪師重建其塔至今高敞時號後善導焉

系曰康所述偈讚皆附會鄭衛之聲變體而作非哀非
樂不怨不怒得處中曲韻譬猶善醫以錫蜜塗逆口之
藥誘嬰兒之入口耳苟非大權入假何能運此方便度
無極者乎唱佛佛形從口而出善導同此作佛事故非
小緣哉

唐江州開元寺法正傳

會宗

釋法正不知何許人也寬曠其懷慎修厥行司辰于三
業御氣于六根以其日諷金剛般若三七過執持恭恪
罔或云懈長慶初得疾暴終云修至幽冥引見王者問
曰師生平藝何福田獲何善果正以誦經為對王乃揖
上殿令登繡座請誦七通王以下侍衛靡不合掌階下
拷掠撈擊論愬寂若無聲念畢後遣一人引正令還人
間王降階揖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世勿廢誦持隨
吏行數里至一巨坑俾正俯窺為吏推墮若隕空焉颺

然蘇起初正死唯面不寒起述其事變心遷善者不一
正後年暨八十餘卒于住寺次荊州公安縣釋會宗俗
姓蔡初泛爾為僧別無他技忽經中蠱病乃骨立因苦
發心志誦金剛般若經以待盡爾至五十過夢有人令
開口喉中引出髮十餘莖其夜又有夢吐蟬長一寸月
餘因此遂愈當長慶初也荊山僧行覩見其事宗不測
終所

唐京兆大興善寺守素傳

釋守素者立性高邁與羣不同居京興善寺恒以誦持為急務其院幽僻庭有青桐四株皆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青桐至夏中無何發汗頗汗人衣如輶脂焉而不可浣時相國鄭公綰嘗與丞郎數人避暑且惡其滴瀝謂素曰弟子為師伐此樹各植一松可乎及暮素戲呪之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之淋瀝為人所惡同惡木之不可休其下也來歲若然我必薪之自爾絕蹤矣素誓不出院誦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恒有

貉子馴擾來聽經齋時則烏鵲就掌取食他僧以食誘
羣羽皆驚噪而逝長慶初有僧玄幽題此院云三萬蓮
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當時以為佳句也素之終
代罔得詳焉

系曰刺漆樹者恒患其少滴愛故難求斬魏樹者患其
多辛惡之易得嗟爾青桐發汗世所罕聞及乎素公詆
呵明年絕跡豈有出家弟子不如其無情樹木乎既不
能為漆與物隔其汗為魏與食加其味乎苟認師友之

彈呵取今完淨傳曰過則勿憚改本教則悔罪清淨如木無異思之

唐幽州華嚴和尚傳

釋華嚴和尚不知名氏居在幽州城北恒持華嚴經以為淨業時號之全取經題呼名耳其所誦時一城皆聞之如在庭廡之下萬歲通天年中韓國公張仁愿之為幽州都督也夜聞經聲品次歷歷然及爾晨興謂夫人曰昨宵城北道人諷誦若在衙署前也還聞已否夫人

曰是何地遠可得聞乎張君曰如其不信可各遣小豎走馬往覆之果無差謬張君請召入城及相見謂張君曰有願胡不報乎答曰現造袈裟五百緣布施羅漢去華嚴曰勿去餘處但送往州西馬鞍山竹林寺內施僧及遣使賫香衣物登佛龕山已去覓竹林寺且無蹤跡如是深入陟高山見一翁問之曰但隨吾來脩覩雲開寺現景物非凡世所有入寺散袈裟畢而少二人彼老宿曰可齋還二分一與張仁愿一與華嚴和尚自此方

知華嚴和尚是竹林聖寺中來使留一宿出已經年行化既久及終坐亡肉身不萎敗范陽之人多往乞願時有徵應塔近因兵革而廢矣

系曰一口宣誦何能入遠近人人耳耶通曰近則若願持經善法力故遠則一音演說隨類聞解其人是聖寺員位斷可知矣

唐河中府栢梯山文照傳

釋文照不知何許人也本敦朴遲訥之人耳然見佛像

則悅懌一旦詣栢梯寺禮曇延法師畫影出家專念諸經罔知詮顯常憤受性昏濁忽若假寐見曇延法師身長一丈目光四射謂照曰爾所欲者吾安能致之吾有聰明經一卷求之於彼必謹而持取感應若俯拾地芥耳即袖中出以授之則金剛般若也登即執讀七過而便驚寤經猶在目然後念通無滯如久習焉其喉舌間曲折浮沈尋變入節非常調也自此聰敏日新辯給在口時謂為觀音附麗于厥躬也且曰我師是周隋國師

凡所纂集義疏必乘夢寐而神授我無愧為資矣

唐陝府法照傳

釋法照不知何許人也立行多輕率遊方不恒長慶元年入逆旅避雨逡巡轉甚泥淖過中時乞食不得乃吐遣童子買彘肉煮夾胡餅數枚麤食略盡且無恥愧旁若無人客皆詬罵少年有欲毆者照殊不答至夜念金剛經本無脂燭一室盡明異香充滿凡二十一客皆來禮拜謝過各施衣物照踞坐若無所覩後不知終所

唐蘄州廣濟縣清著禪院慧普傳

釋慧普姓宋本郡蘄水人也性地疎朗敏利粲然既奉尸羅冰雪任操元和十二年樂廣濟山秀地靈願棲于此始謀誦大涅槃經歷稔彌年卒通四十二卷聞者憮然曰四裘大經若為溫習非揣量而可庶幾乎或疑其妄言徹部有亂次舉品題以試驗之且無澀滯少遼緩之無不弭伏普亦不戒意躬刀耕火種趣足而已卉服布裘度其伏臘日夜經聲不絕如是涉三十載邑人學

者莫不推重增修院宇以大中三年冬無疾集衆告違
跏趺坐終儼若凝思弟子以香泥纏飾遷于山椒塔中
號涅槃焉于今香火不絕

唐今東京客僧傳

亡名長慶中自遠而至狀軋羸暴見寺中淨人咄曰與
吾將錢沽酒寺僧見之怒其勿遮戒檢辱我僧坊其何
以堪遂奪其餅擊寺外栢樹餅則鏗然已碎其酒凝滯
不流著樹如綠玉焉搖之不散嗅之無臭寺僧驚怪顧

客何為客曰某常持金剛般若須預飲此物一杯則諷吟瀏亮率以為常非此不可上人勿怪寺僧遲迴之際愀然其容將器就樹盛之其酒盡落器中略無子遺觀者如堵奄然流嘖斯須器窳而酣暢不知其僧往復何所

唐上都大溫國寺靈幽傳

釋靈幽不知何許人也僻靜淳直誦習惟勤偶疾暴終杳歸冥府引之見王問修何業答曰貧道素持金剛般若

若已有年矣王合掌屢稱善哉俾令諷誦幽吮唇播舌
章段分明念畢王曰未盡善矣何耶勘少一節文何貫
華之線斷乎師壽命雖盡且放還人間十年要勸一切
人受持斯典如其真本即在濠州鍾離寺石碑上如是
已經七日而蘇幽遂奏奉勅令寫此經真本添其句讀
在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之後是也

系曰春秋夏五不敢輕加佛教宜然無妄釀矣通曰靈
幽獲鍾離寺石經符合無苦如道明所添糅使人疑豫

必招詐偽率易改張稱有冥告誠之哉

唐荊州法性寺惟恭傳

靈歸

釋惟恭不詳何許人也少孺出俗于法性寺好尚偈下
多狎非法之友雖乖僧行猶勤持誦金剛般若罕離脣
齒酒徒博侶交集門庭虛誑云為曾無廉恥後遇病且
死同寺有靈歸其跡相類號為一寺二害也歸偶出去
寺一里所逢六七人少年甚都衣服鮮潔各執樂器如
龜茲部問靈歸曰惟恭上人何在歸即語其處疑其寺

行香樂佛也及曉迴入寺聞鐘聲云恭卒所見者乃天
樂耳蓋承經力必生淨刹亦以其跡勉靈歸也歸感悟
折節緇門崇重終成高邁焉

唐明州德潤寺遂端傳

釋遂端姓張不知何從而來德潤寺求師其為人也質
直清粹不妄交遊師授法華經誦猶宿構人皆駭歎至
乎老齒勤而無懈十二時間恒諷不輟咸通二年忽結
跏趺坐而化須臾口中出青色蓮華七莖遠近奔走皆

至觀禮邑人同心造龕寔於東山之下二十餘年墳塋
屢屢光發後開視之形質如生衆迎還寺漆紵飾之今
號真身院存焉伊寺者吳太子太傅都鄉侯闕澤書堂
後捨為伽藍其題額取澤字也

今普濟
寺是也

系曰端終口出優曇鉢華是乎聞諸輪王出世海中道
上方生是華今像未豈有是邪通曰為感其人而應則
不可以時拘也譬猶麟非中國之物感明王而至同也

唐越州諸暨保壽院神智傳

釋神智婺州義烏人也俗姓力氏之先黃帝臣牧之
後漢有魯郡相力歸因官居兗遂為魯人也祖考皆田
畷而以朴素相沿智少有貞操懇樂捨家就雲門寺惟
考為師年十二一食斷中持大悲心咒應法登戒峻勵
恪勤俄屬會昌滅法智形服雖殊誓重為僧磨不磷而
涅不縑于時見矣大中初年復道巡遊暨陽考于禪室
且曰營廷之魚潛于藪澤宜哉此處吾之藪澤也恒咒
水盃以救百疾飲之多差百姓相率日給無算號大悲

和尚焉大中中入京兆時昇平相國裴公休預夢智來
迨乎相見欣然相國女即鬼神所被智持呪七日平復
遂奏請院額曰大中聖壽仍賜左神策軍鐘一口天后
繡幃藏經五千卷裴君為書殿額智以光啓丙午歲十
二月終于東白山春秋六十八法臘四十八遷座歸暨
陽南山入塔焉

梁揚州禪智寺從審傳

釋從審不詳氏族幼入江都禪智寺捨家誦經數萬餘

言其寺即隋煬帝之故宮也咸通五年受具戒於燕臺
奉福寺律席經筵徧知嘗染後併三衣成五納諸名山
勝槩無不遊覽未歸淮甸推為僧首五六年間一皆嚴
肅然恒誦淨名經未憊日計以貞明二年三月十八日
構疾迨十九日禺中微息而終顏貌如常茶毗獲舍利
三十粒堅明通鍛無耗疊石為墳筠源沙門靈護述墳
銘云

梁溫州大雲寺鴻楚傳

釋鴻楚字方外姓唐氏永嘉人也生而符彩且異羣兒
及甫髫齡器度宏曠楚之外昆弟皆出俗越之龍宮伽
藍遂祈二親亦願隨往網疎魚脫籠揭鶴飛杜若殖于
蘭洲新繒染于絳色互相切直誦習彌通年二十三方
升上品無作及迴本郡時州將朱褒知其名節欽揖愈
勤唐大順中以城南有廢大雲寺荒墟表聞昭宗欲重
締構帝俞其請於是百工俱作楚躬主之施利程工不
憊于素而講經禮像無相奪倫武肅王錢氏乾化初年

於杭州龍興寺開度戒壇召楚足臨壇員數因奏薦梁
太祖賜紫衣并號固讓弗聽終不披著自言涼德何稱
法門命數之服時詩人鄭杼南遊訪鴻靜法師邂逅與
楚會體知高行杼詩贈楚云架上紫衣閒不著案頭金
字坐長看楚寬慈人未嘗見其愠色神氣清爽厥頤豐
下且瞻其腹目不邪視顧必迴身世俗之言不輕掉舌
所講法華經計五十許座一日楚之講堂中忽生蓮華
重柎複葉香氣芬芬以長興三年壬辰六月五日無疾

而化俗齡七十五法臘五十二道俗孺慕其年遷塔于
慈雲右岡焉楚講貫外深夜行道誦經將逝夕燈光忽
暗經聲絕微告門人曰勞爾給使吾將往矣其所卧之
榻中先有白蛇其大若肱恒同卧處長誠童侍無妄驚
擾生常撰上生經鈔刺血寫法華經一部至今永嘉人
謂為僧寶中異寶焉

後唐温州小松山鴻菖傳

釋鴻菖姓唐氏永嘉人也早出家于越州龍宮寺始則

誦法華經全部得度裹足往趨長安學律因讀化度寺
碑時有舉人旁聽見呂目瞻多行異之知能背碑請呂
誦之儒生覆其文了無一悞又相將去崇聖寺亦然而
多強記輩流所推言歸故鄉請受二衆依止其細行也
生來未嘗叱其狸犬豈況諸餘乎然晝夜行道誦經有
鬼神扶衛或為然燭或代添香皆鬼物也天成三年戊
子水滂之後報之以大旱民荐饑饉有強盜入其室苦
待之若賓客躬作粥飯飼之曰徐徐去山深無人汝曹

為天災所困耳盜者拜受而去弟子中欲襲其不備呂
曰非我弟子我捨此永入深山矣諸子罷輕襲之意長興
癸巳歲中恬然無疾跣趺儼然長逝至三更手敲龍門
者三弟子哭泣啓開云吾告汝等與吾換新衣裳緣佛
土諸上善人嫌吾服章不淨易畢便終七日頂暖時院
中有巨犬三能猛噬遷塔日隨人馴狎時山中麋鹿飛
鳥相叅犬無摯猛獸不驚奔葬後有虎繞墳嗥叫其感
物之情如有弟鴻楚並高行為時所重

後唐鳳翔府道賢傳

釋道賢不知何許人也持諷孔雀王經以為日計未則受瑜伽灌頂法持明之功愈多徵應嘗夜夢佛攜賢行步步蹈履濃雲若乘剛焉每行不知幾百里而指之曰此摩竭陀國此占波國南印度西印度迦濕彌羅等國且行且記喜躍不勝及寤覺冥解五天梵音悉曇語言時西域僧到歧下葱嶺北諸胡僧往往偽稱五印人賢以一接語言先斥之曰汝是某國人北戎南梵無敢紿

之隴坻道俗皆稟承密藏號阿闍黎也迨長興末明宗
晏駕立從厚為帝鳳翔清泰不恭其命遣王思同帥師
伐之清泰乃嬰城自守清泰問賢曰危甚矣如何對曰
召竇八郎可逆知勝負也清泰出乘城撫衆其實八介
甲持戈來馬前作迎鬪之狀跳躍已解甲投戈而走賢
曰此外敵必降之象也果如斯說清泰乃擁兵而東召
賢俱行入洛即帝位歟改元曰清泰賢奏曰年號不佳
何邪水清石見至二年勅移并州晉高祖為天平軍乃

阻兵自固潛連契丹長驅入洛清泰自焚果石見之應
矣晉兵未至賢先終于洛今兩京傳大教者皆法孫之
曾玄矣竇八郎者岐人也家且富焉自荷器鬻水言語
不常唯散髮披衣狂走與李順興相類或遇牛驢車必
撫掌而笑迨死焚之火聚中盡化金色胡蝶而飛去或
手掬衣扇迎之歸家供養焉

漢江州廬山若虛傳

亡名僧

釋若虛隱于廬山數年持經不出石室江南國主李氏

欽尚其道累徵終不降就唯言老僧無能寧銷王者歸
心若更相呼竄入深山矣或衣物則避讓香則受之以
乾祐中盛夏坐終身不沮壞今湓城人供養影相焉又
潭州釋亡名恒誦法華經口無他語長沙文昭王馬氏
特加禮重召入天策府湘西院供養然其語事詭異堪
驚一旦召知佛殿僧令急褰掠佛像各就兩廂僧皆謂
為狂發相目而笑舉止極甚忽切須臾自入正殿內據
佛座而坐奄然而化舉州道俗爭禮焚香漢乾祐中也

周會稽郡大善寺行瑫傳

釋行瑫姓陳氏湖州長城人也考曰良母陶氏鍾愛之心與諸子異然其敏利又於羣童傑然而出父母多途礙其出家之志終弗能禁唐天祐二年依光遠師求于剡梁年十有二誦法華經月奇五辰而畢軸次維摩經盡如道安朝請經而暮納本焉尋於餘杭龍興寺受滿足戒遂往金華雙林寺智新傳南山律鈔弭節服膺流輩推揖常食時至以不繫之米與菜茹投小鼎中叅煮

而食此外斷無重味義解之心理焚破木都無難色嘗
謂人曰所好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之好也樂且無
荒也後唐天成中寓于越樂若耶山水披覽大藏教服
梟麻之衣募道俗置看經道場於寺之西北隅構樓閣
堂宇蔚成別院供四方僧僧無匱乏以顯德三年壬子
秋七月示疾終于此院報齡六十二法臘四十四瑫性
剛正無面諛無背憎足不趨豪貴之門囊不畜盈餘之
物房無閑戶口無雜言亦覽羣書旁探經論慨其郭邊

音義疎略慧琳音義不傳遂述大藏經音疏五百許卷
今行于江浙左右僧坊然其短者不宜稱疏若言疏可
以疏通一藏經炤便過慈恩百本幾倍矣其耿介持律
古之高邁也矣

宋東京開寶寺守真傳

沙彌彌
伽道隆

釋守真永興萬年人也俗姓紀漢詐帝信之鴻緒乃祖
乃父素履貞吉奕葉孝行充塞閭里故鄉人美其孝焉
遂目之曰紀丁蘭也真即其後矣洎黃冠干紀僖宗蒙

塵車駕避鋒而西幸咸鎬失守而沒賊因而徙家居于
蜀矣及冠也偶遊聖壽寺見修進律師行出物表語越
常度乃解帶卸冠北面而事之七支既備先謁從朗師
學起信論次依性光師傳法界觀後禮演秘閣黎授瑜
伽教竝得心要咸盡指歸自明達諸法宣暢妙典四十
年間略無怠矣而賜號曰昭信焉講起信及法界觀共
七十餘遍皆以燈傳燈用器投器嗣乎法者二十許人
開灌頂道場五徧約度僧尼士庶三千餘人開水陸道

場二十徧常五更輪結文殊五髻教法至夜二更輪西方無量壽教法稱阿彌陀尊號修念佛三昧期生淨域一日謂弟子緣遇曰如來不云出息不保入息吾之壽也幸矣汝之年也耄矣今欲順俗從世預設二塔其可得乎緣遇稽首而對曰廣度長老捨院之右地請建塔者有年矣今大師屬其意長老致其美因緣冥契安可而止於是鳩工而營之自十月琢磨至來一月徹績以開寶四年秋八月九日命衆念佛佛聲既久令止奄然

而歸寂俗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三其月二十一日焚葬
於北永泰門外智度院側其獲舍利光潤各將供養之
次沙彌彌伽者于闐國人也專誦華嚴經曾無間息聖
歷年中天帝釋請迎伽上天誦持乃曰每被阿脩羅見
擾故屈師來請為誦宣華嚴經以攘彼敵遂陞座朗誦
是經時修羅軍衆聞經乃現威神一時而化去又沙彌
道蔭常念金剛經寶歷初因他出夜歸虎暴中路忽遇
哮吼跳躑于前蔭知不免乃閉目而坐唯默念是經心

期救護虎遂伏草守之達曙村人來往乃視虎其蹲處
涎流於地焉蔭後持誦益加高行矣

論曰入道之要三慧為門若取聞持勿過讀誦者矣何
耶始惟據本本立則道生次則捨詮詮留則月失此為
指天邊之桂影而還認馬上之鞭鞘如此滯拘去道彌
遠然則機有新發跡或乍移須令廣覽多聞復次背文
高唱在乎品位先號法師故經云受持讀誦解說書寫
如法修行是也原夫經傳震旦夾譯漢庭北則竺蘭始

直聲而宣剖南惟僧會揚曲韻以諷通蘭乃月氏之生
會則康居之族兩家左右二見否臧無為冰上之狐兔
問堠傍之路通曰西竺僧持部類行事不同或執親從
佛聞更難釐草或稱我宗自許多決派流或直調而質
乎或歌聲而巧矣致令傳授各競師資此是彼非我真
他謬終年矛盾未有罷期故有若美一期之唄喏誦三
契之伽陀感車馬而不行動人天之共聽此曲折聲之
效也若乃盤特少句薄拘短章止憂忘以鼓脣胡暇巧

而揚舌猶登中聖或致感徵此直置聲之驗也今以一言蔽之但有感動龍神能生物善者為讀誦之正音也或曰常聞光音天之語言則是梵音未委那為梵音邪請狀貌以示之通曰諸陀羅尼則梵語也唄喑之聲則梵音也或曰如天下言音令人樂聞者與襄陽人為較準彼漢音也音附語言謂之漢音漢語則知語與音別所言唄喑者是梵音如此方歌謳之調歟且梵音急疾而言則表詮也分曉舒徐引曳則唄喑也或曰此只合

是西域僧傳授何以陳思王與齊太宰撿經示沙門耶
通曰此二王先已熟天竺曲韻故聞山響及經偈乃有
傳授之說也今之歌讚附麗淫哇之曲恣憑之音加釀
瓊辭包藏密呪敷為梵奏此實新聲也如今啓夾或曰
開題祇知逐句隨行耶辨真經偽造豈分支品未鑒別
生能顯既知所詮須體當間捨筏適足歸宗達其阿字
之門圖其法身之體此讀誦之至也其有難通帚字多
遊族家急令口誦於一經且為身叅於五衆賴能暗誦

兔呼粥飯之僧如偶澄清緩裏歸家之幞或曰國朝度
戒何責經乎豈不聞羯磨之辭止云年滿衣鉢具足不
言念經為增上緣耶通曰此滅法無知之徒言耳上根
感戒果證相隨何以經紙數考試耶脫捨下根之誦持
入法止闕茸白丁矣南山大師云纔登解髮便須通覽
又後周初多度僧尼勅靈藏銓品行業若講若誦卷部
衆多隨有文義莫不周鑑時共測量通經了意最為第
一此乃精選誦經通義為入道之階漸也不見此文深

為痛惜梁傳目此為經師宣師不沿而草號為讀誦今
采諸師從唐至宋取其多善宗歸乎高則有感神宿廟
度苦因經法智往生感金光之照野明慧行道占虹氣
之貫天或受請居羅漢之前或持明救城陽之疾得御
詩之餞送見勢至之來迎使者攝而不能妖狐媚而自
變猗歟元皎致李樹之叢生焯爾楚金感帝王之入夢
圓光在頂三昧現前遇誦華嚴放金光於口角後遊地
獄乘寶座於西方三刀斷勢傷於竹筒千福經聲入於

帝耳證返不食於薏苡康聲無斷於連珠或添齡於三十許年或差疊於數十莖髮或經音徧於燕壘或本足在於鐘離或樂象龜茲或口開菡萏或鬼神避呪或陸地生蓮或夢華胥而悉解梵音或坐佛座而便歸圓寂如斯上德若此法師殖壁隨方貫華有次身為金鼓擊之成懺悔之音口若玉簫吹之出神仙之曲因依相授徙倚獨宣可謂皮裏法華足行經藏俾法音之不斷善付三乘皆成佛之無餘還宣八辯者也詩曰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望吾曹無忘取則於此焉

宋高僧傳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宋高僧傳卷二十六

宋 釋贊寧 撰

興福篇第九之一

正傳十四人
附見二人

周京師法成傳

釋法成本姓王名守慎官至監察御史屬天后猜貳信
酷吏羅織乃避法官乞出家為僧苦節勤於化導聲發
響隨行高質直長安中於京兆西市疏鑿大坎號曰海

池焉支分永安渠以注之以爲放生之所池上佛屋經樓皆成所造穿池之際獲古石銘云百年爲市而後爲池自隋朝置都立市至於時正一百年矣儀鳳二年望氣者云此坊有異氣勅掘之得石函函內貯佛舍利萬餘粒光色燦爛而堅剛勅於此處造光宅寺仍散舍利於京寺及諸州府各四十九粒武后於此始置七寶臺遂改寺額成公居之行其激勸多以崇福爲己任焉

唐五臺山昭果寺業方傳

釋業方者即解脫禪師之法孫也身長七尺五寸古貌
軒昂垂手過膝眉長數寸目有重瞳人望凜然禮誦無
倦紹脫高躅動合無形不捨利物而再修梵宮時太原
府有士女造立文殊像一軀將送入山到流池河側洪
波汎漲方乃隔岸焚香啓告河爲流減過文殊畢水還
瀰溢後終建塔在寺西北一里肉身見存而多神異焉

唐上都青龍寺光儀傳

釋光儀姓李氏本唐宗室也父瑯琊王與越王起兵欲

復本朝中興帝道不克天后族誅之而無噍類儀方在襁褓中乳母負之而逃後數年則天竊聞瑯琊有子在民間購之逾急乳母將至扶風界中鬻女工以自給儀年八歲狀貌不群神悟超拔乳母疑遭貌取而敗且極憂疑乃造布襦置錢於腰腹間於桑林之下告之令去勅搜不慢吾慮俱死無益於事汝聰穎必可自立或一旦富貴無忘老姥言訖對泣儀慟不自勝乳母從此而逝矣儀茫然行至逆旅與群兒戲有郡守夫人徃夫所

住處方息俱此見儀群聚且貌俊爽因而憐之召謂之
曰郎君家何在而獨行至此儀給之曰莊鄰於此有時
閒戲耳夫人食之又給之錢乃解衣而內其錢日暮尋
逕而去擬投村墅遇一老僧呼曰爾小子汝今一身家
已破滅將奚所適儀驚愕竚立老僧又曰出家間曠且
無憂畏小子欲之乎儀曰素所願也老僧因携其手至
大樹陰令禮十方佛歸依常住佛法僧已因削其髮又
出袈裟以披服之小大稱其體其執持收掩猶如幾夏

比丘老僧喜曰此習性使然善持僧行遂指東北曰去此數里有伽藍汝直詣彼謁寺主云我使汝爲其弟子也言畢老僧歎然而亡方知聖僧也儀如言趨彼寺主駭其言因畱之經十年許儀已洞明經律善其禪觀而屬中宗即位唐室復興勅求瑯琊王後儀方向寺僧言之時衆大駭因出詣扶風李使君即儀之諸父也見之悲喜乃舍之於家方以狀聞固請不可使君有女年齒相侔一見儀而心悅願致情曲儀恐懾而避焉他日會

使君夫人出其女靚粧麗服從者越多來而逼之儀固拒百端終不屑就給之曰身不潔請沐浴待命女許諾方令具湯沐女出因閉關女還排戶既不得入自牖窺之方持削髮刀顧而言曰有於此根故爲慾逼今若除此何逼之爲女懼止之不可遂斷其勢投之於地儀亦悶絕戶既不開俄而使君夫人俱到女實情具告遂破戶視之漸蘇命醫工舁歸蠶室以火燒地苦酒沃之坐之於上以膏傅之月餘瘡愈使君奏儀是瑯琊王子有

勅命驛置至京引見慰問優賚豐洽詔襲父爵儀懇讓
誓願爲僧確乎不拔中宗勅令領徒任置蘭若自恣化
方儀性好終南山因居法興寺於諸谷口造庵寮蘭若
凡數十處率由道聲馳遠談說動人或山行十里間緇
素侍者常數千百人迎候瞻待甚於權要卿相焉儀恒
居寂定或言將來事以決吉凶必無差忒人益歸之開
元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先囑累弟子當謹護身口
勿事諠譁祖師意無別事靜則真法現前此外提唱皆

不獲已言極激切因北首而卧枕肱右脇著席而亡此
大涅槃之表兆也遺言令葬於少陵原南乃鑿原成室
而封之柩之發也異香芬馥狀貌如生祖車出城白鶴
數百鳴唳空中綵雲依約覆車數十里道俗號咷多持
孝服所葬之地遂建天寶寺弟子皆留而守之

唐鎮州大悲寺自覺傳

釋自覺博陵望都人也稚齒厭於俗態俄白親老言兒
樂從佛求度世去二親驚愕咄咤俾去然無慙忤再拜

請命乃強禮本部開元寺知欽欽觀其志氣弗群立字
曰自覺訓之曰汝聞名思義答曰佛種從緣起唯聽明
誨矣既而誦經及格蒙度至德二年年滿鎮州受具足
法即往靈壽縣禪法寺習律經論勤瘁九年皆造微也
便言當入太行山於一磐石上結茅庵三畝小溪爲蘭
若不亦快乎大厯元年九月晦往平山縣界得重林山
院果應所求遁跡自娛至二年五月天其旱暵覺則跣
足經行冬則右肩偏袒其林薄山谷虎狼狃跡重複唯

拾果采蔬卯時一食時恒陽節度使張君患炎旱聞覺
精苦躬入山請其祈雨張語之曰某無政術致累百姓
三年亢陽借苦引咎自責良無補矣或云龍王多依師
聽法忘其施雨願師垂救旱之誓有如白水如念蒼生
請輟禪定畧入軍府覺乃虔恪啓告龍神未移晷刻天
輒大雨二辰告足張帥歸向勤重若孝子之事父母焉
覺始入法已來學諸佛因中誓願其數亦四十九也其
一願身長隨大悲菩薩次願造鑄大悲像寺及乎發言

響應檀施臻萃用赤金鼓鑄成舉高四十九尺梵相端
嚴眼臂全具迨更年稔寺亦隨成今城西山大寺是歟
遂於壇前誦念至三更見神光二道作中金色於晃朗
中見彌陀佛觀音勢至左右翼從佛垂金臂呼自覺聲
漸下雲來摩其頂曰守願勿悛無宜懈廢利物爲先汝
去吾隨任從汝意言畢雲收杳無朕迹覺以願心酬畢
返山林之間擇送終之處貞元十一年二月望夜有神
人現半身若毗沙門狀謂曰師今歲滅度矣舉手謝神

人曰往來定分吾聞命矣其年六月十四日奄歸寂滅
門人欲奉神龕歸山寺州府人苦留終於大悲寺南遷
塔焉則十三年四月八日也其大悲為恒陽奇事感應
潜通至周顯德初勅鑄九府圓法天下銅像一例除毀
時州人相率出錢贖此像不允登卽爐橐鎔冶真定之
人莫不悲悼時炭熾飛煙無之從頂至胷旋收銅汁斯
須計料匠氏暴卒自此罷工迨宋太祖神德皇帝追鑄
令全代懺前事焉

唐東京相國寺慧雲傳

釋慧雲姓姚氏湖湘人也性識精明氣貌踈朗高宗麟德元年正十歲矣邈然有出塵之志二親多厭沮之其心匪席不可卷也父哀其所願從往南嶽初祖禪師稟承慈訓而能點慧好味經教沈默如也至於弱冠於嶽寺受具足法自專護戒且善毗尼尋罷講科專營福事發言響答化俗風從立事絕私士庶欽揖乃出重湖而遊荆郢江南振錫浙汭携囊務在勸人令捨慳病隨處

蓋造葺修寺宇二十餘所皆功成不宰天后久視元年
江北行化因緣未會長安元年來觀梁苑夜宿繁臺企
望隨河北岸有異氣屬天質明入城尋覩乃歙州司馬
宅西北園中池沼雲徙步臨岸見瀾漪中有天宮影參
差樓閣合沓珠璣門牖綵繪而九重儀像逶迤而千狀
直謂兜率之宮院矣雲覩茲異事喜貫心膺吾聞智嚴
經說瑠璃地上現宮殿之影此不思議之境界也今決
擬建梵宮答其徵瑞乃挂錫於安業寺神龍二年丙午

往濮州屬縣報成寺發願爲國摹寫彌勒像舉高一丈八尺募人出赤金於時施者委輸逡巡若丘阜矣遂振橐籥程巧工一鑄克成相好奇特迨景龍四年庚戌六月屬溫王讓位奉睿宗叔父也景雲元年雲於寺東廊南隅造別殿安聖容始云治材方議版築檀越衆議紛紜未成建樹至二年辛亥於福慧寺經坊北貿新安典午鄭景宅方事興工掘得古碑則北齊天保六年乙亥歲置建國寺乃高歡嗣子文宣帝也覩之者皆驚嘆同

舍利弗悲螳垤焉採訪使君稱異再三遂泐此記改福
慧爲建國寺迎取安業聖容及殿材至寺太極元年五
月十三日改元延和是歲刑部尚書王志愔爲採訪使
至浚郊宣勅應凡寺院無名額者並令毀撤所有銅鐵
佛像收入近寺雲移所鑄像及造殿宇門廊猶虧綵績
遇新勅乃輟工雲於彌勒像前泣淚焚香重禮重告曰
若與此有緣當現奇瑞策悟群心少頃像首上放金色
光照曜天地滿城士庶皆歎希有是時生謗毀者隨喪

兩目又有舌腫一尺許者遠近傳聞爭來瞻禮捨施如山乃全勝槩像坐垂趺人觀稽顙涉惡報者雲望像爲其悔過斯須失明者重視舌卷者能言皆願爲寺之奴持鐘掃地也採訪使王志愔賀蘭務同錄祥瑞奏聞睿宗潛符夢想有勅改建國之勝爲相國蓋取諸帝由相王龍飛故也仍勅佛授記寺大德明幹同共檢校功德勿令州府煩擾中書舍人賈曾侍郎崔沼給事中盧逸中書侍郎平章事岑羲皆捐俸祿共構因緣或啓發心

之元或施外護之力先天中行傳神於潞邸玄宗即位
至八月十五日上皇御書寺額奉詔令大德真諦并弟
子二人品官一人賁勅賜旛華及寺額至迎受懸挂雲
道化梁園身榮福樹百齡有限四相交遷終於寺之別
院葬今京之東郊寺庄塔亭存焉時號造寺祖師雲去
世後天寶四載造大閣號排雲肅宗至德年中造東塔
號普滿者至代宗大歷十年畢工或云造塔僧能分身
行化難測品階文殊維摩是王府友吳道子裝塑又開

元十四年玄宗東封迴勅車政道往于闐國摹寫天王
樣就寺壁畫焉僧智儼募衆畫西庫北壁三乘入道位
次皆稱奇絕今之殿宇皆大順年火災之後蓋造宋太
祖重修翰林待詔高益筆跡壁畫時推筆墨之妙矣

唐杭州華嚴寺元覽傳

慧昶
守如

釋元覽姓褚氏其先河南人也食采於錢塘因是家焉
覽誕膺明德生而懸解深達實相以崇善本自初念至
於捨家師承慧昶昶師德無不滿衆用皆足年高行尊

久爲師範及見覽無一息之間違仁告門人曰無上之
道清淨爲本有能一念用其心吾未見學不足者江表
無真僧久矣或以此子爲法鼓耶俾遐邇聞之其預爲
達匠之所甄異也如此其本邑有故華嚴寺覽以包桑
之地近於元禮師之先塋屬隋室不競法宇弛頽名將
壑遷跡亦時廢屬於唐初募信人重建文明歲有勅許
還舊額廣輪制度兼移基址背山臨水往返形勝覽初
以具戒依天竺次以僧錄住一間居後以耆德統華嚴

三寺次第同致於道道無不在因教有遷也覽嘗以憫物慈濟爲己任遂議寺前平湖之通川爲放生池時太守袁從禮因茲勸勉深入慈門以禁六里司馬楊敏言感夢又廣至十里是以捷髻掉尾噉喙浮沉不虞其害得遂生性焉覽又以經像爲最則殿前畫四像慈氏爲首鑄金銅像三百五十座彌陀爲首寫經二千餘軸金字涅槃經爲首如是功德以順現報故王考宗追贈和州刺史右散騎常侍封舒國公無量則覽之元昆也量

修學之日臨平湖龍見無不往觀舒公晏然不離書案
氣度如此明皇初年舒公侍講帝嘉尚之歸覲太夫人
年已期頤昆季皆以華皓晨昏之地說法而已覽以開
元二十二年示疾終於臨平所造寺春秋八十四僧明
了大覺普賢神滿懷遜皆叅預法流奉法器藏於細礪
洞之下基工部侍郎徐安貞撰碑頌德焉又閩中愛同
寺釋守如多事勸誘越上之民歸若鄣聚焉崇樹精廬
以爲濟衆急在利他開元十年於寺營浴室患地勢陡

高清泉在下桔槔無用汲引步遙終以爲勞思慮不迫
無由改作忽一宵下流頓涸距造浴室所二十餘步清
泉迸出時謂神功冥作移此泉耳七閩之民罔不歸信
終於溫室之偏房矣

唐東陽清泰寺玄朗傳

釋玄朗字慧明姓傅氏其先浦陽郡江夏太守拯公之
後曹魏世避地於江左則梁大士翕之六代孫遂爲烏
傷人也母葛氏初妊夢乘羊車飛空躡虛而覺身重自

茲已後輩血惡聞迨乎產蓐亦如初寐覺後心輕體安
嬰兒不啼吮爾而笑九歲出家師授其經日過七紙如
意元年閏五月十九日勅度配清泰寺弱冠遠尋光州
岸律師受滿足戒旋學律範又博覽經論搜求異同尤
切湟槃常恨古人雖有章疏判斷未爲平允往在會稽
妙喜寺與印宗禪師商確秘要雖互相述許大旨未周
聞天台一宗可以清衆滯可以趣一理因詣東陽天宮
寺慧威法師威稟承括州智威時傳威是徐陵後身灌

頂師之高足也朗親附之不患貧苦達法華淨名大論
止觀禪門等凡一宗之教迹研覈至精後依恭禪師重
修觀法博達儒書兼開道宗無不該覽雖通諸見獨以
止觀以爲入道之程作安心之域雖衆聖繼想而以觀
音悲智爲事行良津遊心十乘諦冥三觀四悉利物六
即體徧雖致心物表身厭人寰情捐舊廬志栖林壑唯
十八種十二頭陀隱左溪巖因以爲號獨坐一室三十
餘秋麻紵爲衣糲蔬充食有願生兜率宮必資福事乃

構殿壁續觀音賓頭盧像乃焚香歛念便感五色神光
道俗俱瞻嘆未曾有此後或猿獼來而捧鉢或飛鳥息
以聽經時有盲狗來至山門長嗥宛轉於地朗憫之焚
香精誠爲狗懺悔不踰旬日雙目豁明至開元十六年
刺史王上客屈朗出山暫居城下朗辭疾仍歸本居厥
後誨人匪倦講不待衆一鬱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
終身不易食無重味居必偏廈非因尋經典不然一燭
非因覲聖容不行一步其細行修心蓋徇律法之制遂

得遠域沙門鄰境耆耄擁室填門若冬陽夏陰弗召而
自至也其寺宇凋弊乃指授僧靈稟建其殿宇形像累
二甍塔續事不用牛膠悉調香汁天台之教鼎盛何莫
由斯也一日顧謂門人曰吾衆事云畢年旦暮焉以天
寶十三年九月十九日薄疾而終春秋八十有二僧夏
六十一置塔於巖所生常撰法華經科文二卷付法弟
子衢州龍丘寺道賓淨安寺慧從越州法華寺法源神
邕常州福業寺守真蘇州報恩寺道遵明州大寶寺道

原婺州開元寺清辯齋年慕道志意求師不踰三年思過半矣行其道者號左溪焉第其傳法號五祖矣禹山沙門神迴著乎真讚矣

系曰觀其唐世已上求戒者得自選名德爲師近代官度以引次排之立司存主之不由已也朗之求戒不其是乎如是師資相練恩義所生脫臨事請爲則喻同野馬也

唐湖州佛川寺慧明傳

釋慧明俗姓陳氏漢太丘長實之後世居潁川永嘉南渡祖爲司徒掾曾祖仲文有佐命於陳封丹陽公祖爲雙溪穀熟二縣令考爲蘭陵長乃爲蘭陵人也明母氏初感之日如持佛戒足惡履於葦園口不嘗於麤器神夢髣髴如聞法音既而誕焉年漸及壯方祈捨俗父母偕聽至受具時即開元七年也習學律藏嘗謂人曰昔者繁刑首作伯成子遁焉吾雖不捨律儀而惡乎諍論紛紛若心印心之法至矣哉乃西詣方巖頓開心地天

寶中有願於清涼山淮汴阻兵明即旋策與禪客遇同
遊宛陵於上石門置蘭若三所有大戲來擾如撫龍焉
時薦饑群盜欲至必號呼先告往往有徵焉先是此鄉
好弋獵明化之皆焚置網器仗矣至天寶五年爰止乎
魚陂道場有瑀公者白土史宗之流迹邇行轍世莫之
識始相見曰南祖傳教菩薩來何晚耶他日同登魚陂
峯頂見東南有山蒼琅獨秀謂瑀公曰吾與此山宿有
緣矣天寶八年有制度人州將韋南金舉高行黑白狀

請隸名州中寧化道場明固辭改隸佛川即疇昔魚陂
所望之峯梁吳均故宅之所地志云青山南掘得古佛
二軀莫知年代獲像之地靈泉涌起因名佛川焉泉側
有吳王古祠風俗淫祀濫以犧牲於是明夜泊廟間雷
雨薦至林摧瓦飛頃之雨收月在見一丈夫容衛甚盛
明曰居士生爲賢人死爲明神柰何使蒼生每被血食
豈知此事殃爾業耶神曰非弟子本意人自爲之禮懺
再三因與受菩薩戒神欣然曰師欲移寺弟子願捨此

處永奉禪宮後果移寺於祠側獲銅盤之底篆文有慧
明二字焉建中元年正月示疾其日庭水春染山雨晝
冥猛虎繞垣悲嘯而去十二日奄然長往春秋八十四
僧臘五十一二月十二日建塔於寺西山焉傳法弟子
慧解慧敏如知三人也若鶩子採菽之倫也菩薩戒弟
子刺史盧幼平顏真卿獨孤問俗杜位裴清深於禪味
俾畫公爲塔銘焉

唐湖州大雲寺子瑀傳

釋子瑤字真瑛姓沈氏吳興德清人也其先亡國於沈因以爲氏春秋沈子之後也瑤生而聰慧不以師授年未總角辭親出家以如意年中大赦度人壞衣削髮煤灸世事於洛京大福先寺受戒勤勤祈請假寐三日之夕見有神人儼然在目倏往忽來或同或異得非至誠乎於是燭如來燈佩菩薩印證聖中歸於大雲道場堅執律柄僧綱登舉不亦宜哉瑤素履純庵無咎無譽使天下之士有外道焉有闡提焉心如飄風言若泉涌撓

我聖教擠我妙門瑀示以從容誘以方便莫不稽首挫
色而聞命焉常禮一萬五千佛名兼慈悲懺日夜一帀
或二日三日一帀夜有聖僧九人降於禮懺之所相與
行道彈指而去或夜無燈燭心口是念圓光照室如坐
月中如此則往往有之瑀慨德清徧邑未有塔寺遂銳
懷營構一唱齊和乃成精宇前後寫經三藏凡一萬六
千卷天寶初臨安足法師死經三宿將入地獄冥中見
瑀引至王所謂王曰此人能講涅槃經王宜宥之王曰

唯聞巖崙師能講不聞此師名何也如是再三王不能
屈因赦之會是鄉人施犒牛者天然不孕因而出乳其
通感如是以十一年秋禪坐而終十二年春將啓靈龕
欲焚之容色不變如生雖少林孕髭漸春育髮何獨嘉
也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姚淡主客郎中姚洩刺史楊
慧才偕歸信焉

唐明州慈溪香山寺惟實傳

釋惟實姓湯氏富陽人其為人也杜多其行禪觀其心

淡然靜居長坐不寐初母氏抑其願心不容披削既而
籠開鳥逝岸穴泉飛學善財之徧叅同迦葉之練行天
寶中往明州若嶼山夜聞冥告曰達蓬聖跡名山宜矣
翌日且登其山巖洞窈窕石壁削成秀異之多實維靈
境有大佛足跡詢其山叟則曰彼開元年中始現斯瑞
遂願棲此有終焉之志時屬海寇袁晁蜂蠆屯聚分以
剽劫殺戮無辜至於香山衆皆奔竄實據榻暝目先以
大石掩洞門賊可三二百數復昇巨石閱二丈餘鎮其

穴口實起暗鳴以掌舉之群盜羅拜以謝之而去邑民
重之遂立精舍弗再歲而成大歷八年也太守裴儼奏
請署香山題額焉詔度僧七人隸名矣以貞元二年冬
示疾終於寺則跣趺而化也春秋六十二法臘三十一
矣

唐朔方靈武龍興寺增忍傳

釋增忍俗姓史氏沛國陳留人也典謁之年登其鄉校
百氏簡策寓目入神藝文且工乃隨計吏數舉不捷會

昌初薄遊塞垣訪古賀蘭山中得淨地者白草谷內發
菩提心頓挂儒冠直歸釋氏乃薙草結茅為舍倍切精
進羌胡之族競臻供獻酥酪至五載節使李彥佐嘉其
名節於龍興寺建別院號白草焉蓋取其始修道之本
地也忍刺血寫諸經大中七年李公慮其枯悴躬往敦
論曰師何獨善一身行小乘行胡不延惜生性任持教
法所利博哉忍執情膠固遂著三教毀傷論以見志帥
覽而益加崇重九年因讀大悲經究尋四十二臂至無

畏手疑而結壇決旬禱請自空中現其正印雙拳歷歷可觀遂命畫工繪寫此臂焉或有譏謗者忍再精懃虔告畫工濯筆銅椀中忽感寶性華一朵枝趺髻葉一皆鮮明觀者驚嘆至咸通十二年七月十日示滅於白草院春秋五十九以十月十七日藏神於水館之南建塔焉初忍刺血寫經總二百八十三卷畫盧舍那閣三十五尺門一丈六尺起樣畫大悲功德三軸自著大悲論六卷並藏諸篋笥焉後節使唐恒夫仰其遺跡奏乞旌

勸勅謚大師曰廣慧塔曰念定弟子無轍亦致遠之高
足費血書經二卷瑞華椀一枚詣闕奏呈宣賜紫衣天
復中終及梁乾化初中書令西平王韓公遜錄遺跡奏
聞太祖勅致謚曰法空別賜紫方袍塞垣榮之後唐同
光中從事薛昭紀為碑焉

唐京兆荷恩寺文瓚傳

釋文瓚姓張氏晉陽人也天安整恪幼事師於并州崇
福寺學該群籍控帶三乘至若金版銀繩之籙龍韜象

祕之文罔不耰耞情田波濤口海宣暢皇化對揚天休
一皆悅服詔為翻譯并河南佛授記寺兼京兆安國荷
恩崇福等寺大德好修福事設無遮一百會凡聖混淆
一皆等施縱風雲連起及至齋日必晴明晏然感動人
祇福無唐設春秋六十餘卒於本院境內苦霧如泣數
日不解焉

唐太原府崇福寺懷玉傳

釋懷玉姓許并州人也少而警利日覽千言早露鋒芒

迴拔儕類及其長也戒節踰峻梵場龜鑑志在修葺無
間彼此夏墟寺宇經有闕而必補像有凋而徧修三任
紀綱特有崇建仍校讎大藏經二十餘本祁寒盛暑不
廢晨暮增飾淨土院興事任力轉加殊麗代宗嘉之委
為灌頂道場主真言祕訣有所在矣春秋六十三卒於
本院云

唐晉州大梵寺代病師傳

釋代病者台州天台人也姓陳氏以其嘗發大願盡一

報代衆生之病致本名不顯矣誕育之辰祥光充室鄰里異焉七歲喪父哀毀幾於滅性白母求出家母纔艱阻遂斷一指親黨敦勸偏親乃送於國清寺因戒法登滿誓志觀方初止今東京次於河陽為民救旱按經續八龍王立道場啓祝畢投諸河舉衆咸覩畫像沉躍不定斯須雲起膚寸雷雨大作千里告足自此歸心者衆先是三城間多暴風電動傷苗稼雉堞號為毒龍為之也代病為誦密語後經歲序都亡是患盟津民立堂宇

若生祠焉大歷元年登太行遊霍山乃深入幽邃結茅而居有盜其盂食俄見二虎據路會逢代病盜叩頭陳悔慰諭畢因摩挲虎頭如是累伏猛獸其盜本樵子願依附為苦行焉其中山神廟晉絳之間傳其盼蟹代病入廟勸其受歸戒絕烹燂牲牢其神石像屢屢隨勸領首顧其神婦略無俞答之狀遂剃神之髮毀撤神婦鄉人怪之聞白州邑太守怒之曰此唐高祖初起至此久困陰雨其神見形示路以迎義師厥後礱石為像薦饗

無虧此之髡師無狀敢爾俾繫閉於嘉泉寺扃鍵且嚴至二十日啓關寂然禪定傾城咸往觀禮或聲磬舒徐而起太守急召之不來以至約令斷頭代病斬一指以付使者太守感之躬就迎請移置大梵寺別營甃浮圖以藏其指節矣由是檀信駢肩躡踵有寘毒於酒者賄貧女往施之代病已知貧女給之曰妾家醞覺美酌施和尚求福況以佛不逆衆生願代病曰汝亦是佛然貧女懼反飲具以情告代病執杯啜之俄爾酒氣及兩脰

足地為之墳裂聞者驚怪以酒供養自茲始也汾隰西
河人有疾止給與淨水飲之必瘳凡屬薦饑必募糧設
食後於趙州救斯荒歉作施食道場前後八會遐邇賴
之道感多類以貞元十九年秋七月八日奄然跏趺示
滅四衆初謂如嘉泉寺之禪定歟香華供養至於隔歲
膚肉漸堅方知永逝遂漆布績畫之武宗廢塔像無巨
細皆毀除或議之移入陶竈中既而生瑞草一本其狀
亭亭若蓋盤錯縈紆庇其風雨而有餘也宣宗即位佛

事中興綱糾比丘造小亭移真形寘於此先於嘉泉寺
斷指節已過百齡筋肉甲爪光潤且如金色或屬兵革
城陷指亡後有賣出逃難事息歸還亦陰福其逋亡者
至今平陽人崇信焉

宋高僧傳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宋高僧傳卷二十七

宋 釋贊寧 撰

興福篇第九之二

正傳二十一人附見三人

唐京師光宅寺僧竭傳

釋僧竭者不知何許人也生在佛家化行神甸護珠言戒止水澄心每嗟靳固之夫不自檀那之度乃於建中中造曼殊堂擬摹五臺之聖相議築臺至於水際竭懼

傷生命俾立三日道場呪其多足至無足當移竄相避
勿成某梵行之難將知至誠所感徵驗弗虛掘土及泉
了無蠢動焉常以複素為瀝袋遇汲有蟲投諸井坎時
號護生井恒盈不涸又觀其飛蛾蟻蟻錯認火明為可
飛之路故犯之乃鑄銅蟾為息煙調天下傳其制度其
曼殊院嘗轉經每勅賜香此寺本七寶臺寺內有天后
所造之臺竭居於中焉

唐成都福感寺定光傳

釋定光者不知何許人也爰從入法厥性弗拘糲食斷
中麤襦卒歲方於庸蜀化導有緣事或多魔教鍾中瓦
俄遭武宗毀廢例反儒宗及乎佛日重暉僧倫咸序光
同締構寺宇因鑄大鐘計赤金萬餘斤爾日鼓鑄灰飛
投鑪火熾有祥煙兩道自浮圖相輪最高處出冉冉射
上若虹蜺焉萬人引望五色騰凌相感如然信鼓斯應
其塔是阿育王藏舍利之所太和初南蠻蒙傜顛剽掠
入益城分蠻卒舍於寺內廊廡皆烹炙熏灼僧皆奔迸

時塔頂出四道濃煙分穗直上空虛至夜蠻蜚覩此奇異乃禁止污穢此塔先在西北四十餘步天寶末長史章仇兼瓊赴任至劍門見一人長一丈餘持戟當路兼瓊驚問對曰某是大石寺護塔神故來奉迎且有少事咨祈大夫也緣大石寺塔在西南未為極善今請移東北四十二步伏望便掘石此下以鎮舍利兼瓊曰此易耳遂隱厥形到府數日乃令量其地處先掘果得巨石其深無際促石匠數十人鑿鑿之至夜輒填滿遣人潛

伺之見有白蟻數十以喙推石末塞之隨以舌舐其堅如鐵銅矣章仇止令勿鑿遂移塔於今所即金華舊寺基也光鍾亦移入新寺焉

唐吳郡嘉禾貞幹傳

釋貞幹俗姓武氏雲中人也神宇高邈以禪默為務曳錫踣步南訪靈跡及至故鄣有崑山寺者林泉秀茂則宋支曇諦嘗考室於此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基跡存焉至元嘉中創成大伽藍屬武宗廢教其寺屏除幹至止

於茲與范陽盧君襲同興弘覺法師第二生名跡寺成
進士姚扶有詩幹後遊今秀州長水見靈光寺邑民欲
樹巨殿時盧令移邑字民欣然相遇幹悉先知或云得
他心宿命之明焉遂請幹首唱而惡偃室之囂寓殿基
後編苦為淺室而居四方檀信弗召自臻又與僧令恭
君道等累歲方成今殿其最高廣海內罕比事畢挈弊
囊振舊錫歸北莫知其終

唐蘇州支硎山道遵傳

釋道遵字宗達姓張氏吳興人也夙負殊操潔士稱之
榮曜不足關於心聲塵未嘗觸其性至年二十詣天竺
義威律師受具戒事報恩寺興大師首宗毗尼傳教也
後學天台一心三觀法門欲廣寫法華經置道場闢經
院一之日發其心二之日規其趾作不逾序厥功成焉
居支硎之福地大厯元年州將韋元甫兵部尚書劉晏
侍御史王圓開州刺史陸向殿中侍御史陸迅大理評
事張象競誘真心共獲殊勝乃相與飛表奏聞詔書特

署為法華道場自江以東總一十七所皆因遵之首置
也舉精行大德二七人常持此經以報主恩鑄盧舍那
及毗盧遮那像及多寶塔修淨土當生業造彌陀佛復
寫天台教益乎道場置常住莊二區平時講法華元義
天台止觀四分鈔文臨壇度人授心揚律徒盈石室之
籌天寶中於靈巖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覩大明上燭於
天我身正念儼在光中異日問荆溪然師曰智慧光明
從心流出非精志之所致耶又於本寺入法華道場觀

此身在空中坐先證者知是滌垢之相其年春秋七十
一僧夏四十六以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告終於支
硯山寺僧益公翰公一夜同夢大殿崩果遵入滅門人
靈翰法盛道欣猶子靈源追慕不已樹塔旌德焉

唐京兆大興善寺舍光傳

釋舍光不知何許人也幼覺囂塵馳求簡靜開元中見
不空三藏頗高時望乃依附焉及不空却迴西域光亦
影隨匪憚艱危思尋聖迹去時泛舶海中遇巨魚望舟

有吞噬之意兩遭黑風天吳異物之怪既從恬靜俄抵
師子國屬尊賢阿闍梨建大悲胎藏壇許光并慧誓同
受五部灌頂法天寶六載迴京不空譯經乃當參議華
梵屬師卒後代宗重光如見不空勅委往五臺山修功
德時天台宗學湛然解了禪觀深得智者膏腴嘗與江
淮僧四十餘人入清涼境界湛然與光相見問西域傳
法之事光云有一國僧體解空宗問及智者教法梵僧
云曾聞此教定邪正曉偏圓明止觀功推第一再三囑

光或因緣重至為翻唐為梵附來某願受持屢屢握手
叮囑詳其南印土多行龍樹宗見故有此願流布也光
不知其終

系曰未聞中華演述佛教倒傳西域有諸乎通曰昔梁
武世吐谷渾夸呂可汗使來求佛像及經論十四條帝
與所撰涅槃般若金光明等經疏一百三卷付之原其
使者必通華言既達音字到後以彼土言譯華成胡方
令通會彼亦有僧必展轉傳譯從青海西達葱嶺北諸

國不久均行五竺更無疑矣故車師有毛詩論語孝經
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皆為胡語是也又唐
西域求易道經詔僧道譯唐為梵二教爭菩提為道紛
拏不已中輟設能翻傳到彼見此方玄蹟之典籍豈不
美歟又夫西域者佛法之根幹也東夏者傳來之枝葉
也世所知者知枝葉不知根幹而不知枝葉殖土亦根
生幹長矣尼拘律陀樹是也蓋東人之敏利何以知耶
秦人好略驗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樸何以知

乎天竺好繁證其言重而後悟也由是觀之西域之人
利在乎念性東人利在乎解性也如無相空教出乎龍
樹智者演之令西域之仰慕如中道教生乎彌勒慈恩
解之疑西域之罕及將知以前二宗殖於智者慈恩之
土中枝葉也八土別生根幹明矣善栽接者見而不識
聞而可愛也又如合浦之珠北土之人得之結步搖而
飾冠珮南海之人見而不識聞而可愛也蠶婦之絲巧
匠之家得之繡衣裳而成黼黻絪抽之嫗見而不識聞

而可愛也懿乎智者慈恩西域之師焉得不宗仰乎

唐剡沃洲山禪院寂然傳

釋寂然姓白氏不知何許人也名節素奇踵四聖種故號頭陀焉太和二年振錫觀方訪天台勝境到剡沃洲山者在天姥岑之陰對天台華頂赤城北望四明金庭石鼓山介焉西北北有支遁嶺養馬坡放鶴岑次焉晉宋已來茲山洞開初有羅漢白道猷言西域來戾止是山次竺法潛支道林居焉高人勝士接踵而棲此中至

於戴逵王羲之郗超孫綽許詢遊態其間矣見是中景
異聞名士多居如歸故鄉戀而不能捨去既行道化盛
集禪徒浙東廉使元相國稹聞之始為卜築次陸中丞
臨越知之助其完葺三年鬱成大院五年而佛事興然
每為往來禪侶談說心要後終於山院太和七年時白
樂天在河南保釐為記劉賓客禹錫書之

唐天台山福田寺普岸傳

全亮
唯約

釋普岸姓蔡氏漢東人也冲弱之齡迥然聰敏骨目奇

秀天生不嗜葷羶長有出塵之意其父嚴毅訓授經籍漸通其義秉翰伸辭宛然華藻因入僧舍暫執經卷乃歎曰佛法玄微非造次可及決志辭親時懷海禪師居百丈山毳納之人駢肩累足時號大叢林焉岸叩其關海攝受之日隨普請施役夜獨執燭誦經曾不憚勞遂諧剃染及陞戒品便習禪那壁坐忘疲觀心恒務瞻蔔附風而香遠戲貓逢獸而吼高學者成圍請於安陸壽山院坐道場矣如是環拱可四百餘衆執器聽瞿沙之

說投籌待龜多之度大利群機得道者衆太和年中謂衆曰吾山水之遊未厭諸人勿相留滯天台赤城道猷曾止息焉華頂石梁智者昔降魔矣將遊之也自襄陽遷迤而來從沃洲天姥入天台之西門得平川谷中峯名大舍號平田是也觀其山四舍鬱翠東西山石門而有三井龍潭東入石橋聖寺乃是綠身道猷尊者結茅居此未幾見虓虎乳子瞪目而視岸岸以杖按其頭曰貧道聞此山是神仙窟宅羅漢隱居今欲寄此安禪檀

越勿相驚繞經宿領子而去以太和七年癸丑十二月
十七日營構丈室携一童侍給薪水耳八年春禪侶輻
湊衆力義成此院號平田焉開成中宛是大道場會昌
三年七月告衆入滅春秋七十四度弟子全亮俗姓陳
氏悟師之道得鳳之毛一人唯約在上元入滅肉身不
朽岸遷塔於是山前此寺置五百羅漢殿永嘉全億長
史畫半千形像每一迎請必於石橋宿夜焚香具幢蓋
螺鈸引導入於殿香風送至旛幢之勢前靡而入門即

止其石梁聖寺在石橋之裏梵唄方作香靄始飄先有
金色鳥飛翔後林樹石畔見梵僧或行或坐或招手之
狀或卧空之形瞬息之間千變萬化漢南國王錢氏頻
年施供養祥瑞極繁今上太平興國三年於滋福殿宣
問兩浙都僧正贊寧石橋長廣量度一皆實奏帝歎嗟
久之至八年因福田寺道者自詢誓斷腕然鍊乞重造
此寺乃宣內殿頭高品衛紹欽張承貴革故規制若化
出天宮焉今岸師影堂在寺之右

唐京師奉慈寺惟則傳

釋惟則者拔俗志高栖神物表凡施善務舉則波隨常
言像是生善之強緣不得不多立初之觀也如對嚴君
次則其心不亂中則觀門自成末則如如焉蕩蕩焉三
昧安得不現前乎是以我曹勸化迷俗得不以此是為
先容歟由是若雕若塑形像森然恒事進修天邑之間
偏加激勵屬憲宗太皇太后郭氏元和中為母齊國大
長公主追福造奉慈精舍搜擇名德則乃預選入居未

久之間聞四明鄖山有阿育王塔東晉劉薩訶求現往
專禮焉乃匠意將七寶為末用膠範成摹寫脫酷似自
甬東躬自負歸奉慈寺供養京邑人皆傾瞻歸信焉

唐長安禪定寺明準傳

釋明準者不詳氏族生緣本天台靈墟道場出俗遊方
至京邑觀古之神僧智苑於范陽北山刊石寫經灌鐵
以俟慈氏下生免水火之虞又東洛長壽寺寫華嚴聖
善寺寫法華嵩山嶽寺寫楞伽悉刊貞珉皆圖不朽準

遂於貞元戊寅歲春正月見寺僧鑿山攻石石悉頑惡
知匠氏不度山靈祕吝時準疏告陰靈請裨善務俄於
定中見若干幅貯無量石冥冥之間如有宰割皆中刻
字時連率博陵崔公激勸幕府參佐各書一品從序至
勸發凡二十八圓廊挺立不替畢工準之化人皆此類
也元和元年八月中也後不詳終所

唐洪州寶歷寺幽玄傳

釋幽玄俗姓劉幽州人也夙懷出俗之願年及弱冠方

遂前心投并州賢禪師而了玄契元和二年振錫江左
至會稽大雲寺見三學僧祝定食輪資緣都闕玄言發
響應檀越供贍未幾移居湖心龜山妙喜古寺九年屬
平昌孟簡鎮於越枉駕問道遂構成大院十二載復登
南嶽栖止絕頂十三年豫章太守商祐篤重其道命住
東明寺即東晉安帝世之所造僧數繁湊寶歷中為奏
改為世福兼置戒壇續勅改為度僧寺其間形像皆玄
之化導太和元年沈傳中丞又加信向玄於院南別造

佛閣五層功就謂弟子曰福事無盡生涯有期物有闕
然後人庀具吾然後可將屍漆布安閣下言訖而化門
人特旁立塔焉

唐五臺山智願傳

釋智願者中山人也自幼辭親來五臺山善住閣院禮
賢林為師誦經合格得度神情爽拔氣調高峙於世資
財少欲知足糲食充腹麤衣禦寒餘有寸帛未嘗不濟
諸貧病也遊方參翫預諸講席傳法華維摩二部窮源

盡理後挂錫高峯息心却掃距元和中衆辟為五臺山
都檢校守僧長願與時遷徙固辭不允遂登此職後遇
歲當饑饉寺宇蕭條有華嚴寺是大聖棲真之所巡遊
者頗衆供施稀疎院宇倫巡例稱不迨衆請為華嚴寺
都供養主時德不孤有法照無著澄觀之出世也當觀
師製華嚴經疏海衆雲集請願為講主日供千僧十有
餘襍食無告乏皆云有無盡藏之米麪也歲久頗見豐
盈有鄰院僧義圓亦當代之碩德也謂願久知常住私

有謗言非平等心是貪饕者也夜有神人報圓曰僧長是千佛之一數也汝發輕言若不悔過當墮惡道圓乃詰朝鳴足懺謝有茲驗也及鍾武宗澄汰頑遁乎山谷不捨文殊之化境未逾歲載宣宗即位勅五臺諸寺度僧五十人宣供衣帔山門再辟願為十寺僧長兼山門都修造供養主大中七年與寰海遊臺四衆建無遮精妙供養一月日乃謂大衆曰吾欲暫憩微骸息心歛迹佐助衆務吾無能為也付諸俊哲繼吾遺躅乃淨室安

坐而滅春秋七十七夏臘五十八云

系曰僧中職任也如網之綱如屋之梁馬肇自姚秦立
正魏世推都北齊則十統分員唐世則僧錄命職異乎
常所聞者五臺山自貞元中智願始封僧長矣亦猶魚
鹽蜃蛤祈望守之也

唐會稽呂后山文質傳

釋文質俗姓祝氏尚立之遠孫衢州須江人也叔氏為
僧號唯寬學通多本經論寬被詔入長安止大興善寺

重詔入內道場兼請受菩薩戒質隨寬入內年十五誦
法華華嚴維摩等經二十三受具七日誦周戒本二夏
便講四分律二十七講通俱舍四十年中精曉諸大經
論後約束大悲禹跡二禪師參問心要既博達矣歸諸
暨法樂寺領徒時有虎來聽法質摩其頂而去後往永
嘉鍾會昌之搜簡乃隱樂成縣大芙蓉山胎息而已大
中重興太守韋君累請不來強置於榻昇出州開元寺
居檀施駢貳迴造大佛殿并講堂房廊形像并寫藏教

無不備焉越州廉使沈貳卿命住呂后山院本寧貢禪
師舊化之地也質唯居草庵而止咸通二年十月十四
日告衆言別十五日端坐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
二窆於雲谷建塔越州刺史段式為行錄焉

唐明州國寧寺宗亮傳

釋宗亮姓馮氏奉化人也家傍月山而居後稱月僧焉
亮開成中剃落納法方事毗尼循於四儀且無遺行而
云我生不辰屬會昌之難便隱家山深巖洞穴大中再

造國寧寺徵選清高者隸名亮預住持建州太守李頻
為寺碑云於清心行不汙者得二十八人以補其員廣
住持也律僧宗亮禪僧全祐而已國寧經藏載加繕寫
躬求正本選紙墨鳩聚嚫施建造三門藏院諸功德廊
宇皆亮之力焉晚年專事禪寂不出寺門處士方干贈
詩云秋水一泓常見底澗松千尺不生枝空門學佛知
多少剝盡心華只有師終於本寺春秋八十亮恒與沙
門貫霜棲悟不吟數十人皆秉執清竒好迭為文會結

林下之交撰嶽林寺碑詩集三百許首讚頌並行於代而於福敬二田銳心彌厚焉亮為江東生羅隱追慕樂安孫郃最加肯重著四明郡才名志序諸儒駿士外獨云釋宗亮多為文士先達做仰焉

唐越州開元寺曇休傳

釋曇休字德敷姓李氏器度宏廓志行修敕納法已來未容少缺習通漸教頗至精微四分律相部疏宗蔚成淵府初機請學皆到甚深休於講訓之餘糾繩寺任伊

寺者梁所創年涉四百雖觀閣歸然且據稅傾弛休革
故有方締構無隙特加壯麗輪焉奐焉又護國經樓迨
諸棟宇悉見鼎新次以寺之門樓也則長安四年故曇
一律師之經始也既而頽廢仍重整覆一同創制復慊
永徽中康僧會法師應身堂座卑庳乃募人釐變舊規
咸通年中也休之一言檀信響應後終於住寺今之大
善伽藍是也

唐雅州開元寺智廣傳

釋智廣姓崔氏不知何許人也德瓶素完道根惟固化
行洪雅特顯奇蹤凡百病者造之則以片竹為杖指其
痛端或一撲之無不立愈至有癰者則起跛者則奔其
他小疾何足言哉乾寧初王氏始定成都雅郡守羅亡名
罷任携廣來謁蜀主王氏素知奇術唯呼為聖師焉先
是咸通中南蠻王及坦綽來圍成都府幾陷時天王現
沙門形高五丈許眼射流光蠻兵即退故蜀人於城北
寶歷寺立五大僧相後為牛尚書預毀次兵火相仍唯

懼毗沙門之類圮耳王氏乃語廣曰郎之異術道德動人乘此可料理天王否往吳尚書行魯曾夢令修吾像方事經營除書忽到請法力成之廣唯其命徙就天王閣下居一隅小榻而已翌日病者填噎其門日收所施二十萬至三十萬錢又發言勸人出材木浹旬皆運至堆積令三綱掌管焉初廣在雅郡本寺羯帝神堂內居其半室低門苦蓐不許女人到門唯有一竹篋子每齋受嚬二十文必投篋內滿則置之佛殿聲鐘集衆自他

平等分之常日俗家請齋亦體廣意止施二十文淨飯
菜豉汁此外不許一物嚙多不取食畢而去亦無辭告
其後益加神驗或遇病者一搥一叱皆起或令燒紙緡
掇散飲食或遇甚痛惱者捩紙蘸水貼之亦差光化元
年修天王閣向畢乃循江瀆池呪食飼魚經夜其魚二
尺已上萬億許皆浮水面而殞聊躡流水救十千魚生
忉利同也

唐鄜州寶臺寺法藏傳

釋法藏不詳氏族厥性方正好行惠物嘗於葦川化衆
造寺佛殿僧坊一皆嚴麗雕刻華蘊廊時命為壯觀藏
偶病篤暴終至一精廬七寶莊嚴非世所有門外有僧
梵貌且奇特倡言曰法藏汝造伽藍不無善報奈何於
三寶物有互用之憊何從洗雪藏首露之僧曰汝但繕
寫金剛般若經恒業受持豈不罪銷亦可延乎壽命言
訖而蘇自躬抄度其經午夜口誦藏終時年一百一十
歲云雕陰人至今信重焉

唐五臺山海雲傳

守節

釋海雲未詳氏族鄉里來遊聖跡始於南臺側選峭絕
峯巒幽僻林谷而特居之其刻苦翫道儉而難遵從其
遊者寡而無衆迨其入滅門人守節淘灑舍利起塔焉
昔傳雲是普賢菩薩應身也門人守節即高力士之子
也從師墨儉有進無退雲示之曰上都有卧倫禪師者
雖云隱晦而實闡揚六祖印持一時難測化導之方若
尸鳩之七子均養也汝急去從之及見倫扣擊未幾告

云汝師海雲入滅已節稟聽斯言荼蓼情苦遂奔赴如其言矣乃繼武接跡盛化相未迨將示滅愁雲鬱結鬼神悲號有塔存焉

系曰海雲是普賢應身非耶通曰菩薩下化弗拘定相應以比丘即現說法若然何亂文殊境使主伴不分乎通曰若如所問凡夫分矣聖人豈以我所求乎

唐五臺山佛光寺法興傳

釋法興洛京人也七歲出家不參流俗執巾提盥罔憚

勤苦諷念法華年周部帙又誦淨名經匪逾九旬戒律軌儀有持無犯來尋聖跡樂止林泉隸名佛光寺節操孤穎所需利物身不主持付屬門人即修功德建三層七間彌勒大閣高九十五尺尊像七十二位聖賢八大龍王罄從嚴飾臺山海衆異舌同辭請充山門都焉蓋從其統攝規範準繩和暢無爭故也太和二年春正月聞空有聲云入滅時至兜率天衆今來迎導於是洗浴焚香端坐入滅建塔於寺西北一里所

唐五臺山行嚴傳

釋行嚴滎陽人也家襲簪組業嗣典墳嚴稟庭誥以周旋約成器能而濟用內要隨計俄發宿緣因聞妙莊嚴王經品白父母求出塵勞堂親抑禁略無却退既而削飾去華年充納戒諸方問道綽有餘能聞五臺山文殊應現凡聖交蹤乃登遊而隸名斯地自爾一成慕學三教偕明談論天人之際聽者茫昧不知區域之內外耶王公大人靡不迴向太和中多行激勸俾營福焉自設

大供日計千人聞見之流皆鳴指讚嘆曰行合解通世之希寶也助道之法當如是修以大中三年右脅而滅建塔寺西一里云

唐五臺山佛光寺願誠傳

釋願誠姓宋氏望本西河家襲素風濬流遠派不揚胄緒祖考不書母陰氏夜夢庭樹對發千華餘華尋謝獨結一果乃覺有孕母啟願心得娠男子足矣十月臨蓐果如其望立字曰願誠後志存小字不訓法名者遵慈

母之意也誠少慕空門雖為官學生已有息塵之志迨棲金地禮行嚴為師嚴即儒宗珪璋釋氏師子也一旦謂誠曰汝神情朗秀宜於山中精勤效節可不務乎太和三年落髮五年具戒先誦諸經悉皆精練行人屬耳道望日隆無何會昌中隨例停畱唯誠志不動搖及大中再崇釋氏選定僧員誠獨為首矣遂乃重尋佛光寺已從荒頓發心次第新成美聲洋洋聞於帝聽馳聖旨雲降紫衣後李氏奄有并門遐奉文殊躬遊聖地親

其令範撫手愜懷表聞唐天子相繼乃賜大師號圓相也
也就加山門都檢校光啓三載羞饌命僧捨衣投施鐘聲
引衆悉至齋堂右脅曲肱寂然長往建塔樹碑寺之西北
一里也

後唐五臺山王子寺誠慧傳

釋誠慧元禮之宗盟祖派蔚州靈丘之故邑父母深信
注意清涼因瞻大聖之容乃乞興邦之子既而有孕遂
誕賢童纔當卅年器幹天假自詣臺山永為佛子時真

容殿釋法順觀其儁哲化以苦空勸捨俗衣令披法服
暨登具足尤習毗尼自後孤遊谿谷多處林泉有王子
寺僧湛崇等請居茲寺慧主任之餘暇內外典教靡捨
斯須供贍精嚴非不勤恪恒轉華嚴經數盈百部每至
卷終懇發願曰以我捧經之手救彼苦惱之人而屬武
皇與梁太祖日尋干戈中原未定武皇中流矢創痛楚
難任思憶慧師翹想焚香痛苦乃息遙飛鴈帛遠達雞
園命下重巒迎歸丹闕武皇躬拜感謝慈悲便號國師

矣後乞歸本寺金峯顯耀玉樹相依九州之珍寶皆來
百寺之樓臺普建莊宗即位詔賜紫衣次宣師號慧堅
不受帝復宣厥後再朝天闕更極顯榮受恩一月却返
五臺同光三年乙酉歲十二月囑累門人廷珪曰吾今
化緣將畢為吾進遺表達於宸聽宜各努力理無相代
言訖入丈室右脅而終也俗齡五十僧臘三十帝聞惻
愴遣高品監護喪筵仍勅賜祭三朝火燼五色骨存收
取舍利而起塔焉謚曰法雨塔曰慈雲也



宋高僧傳卷二十七